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蘭筏  
第七回 費口舌無益有損 打官司弄假成真

詞曰： 昔日相逢錯認親，今朝提起枉勞神。但想家私分一半，即癡人。  
頓惹風波憑駕禍，忽遭陷害自輕身，切記交朋須審擇，辨宜真。

右調《山花子》

話說田公子當日聽得可郎說仇翟兩個發跡，因對虞寶玉道：「可惱這仇翟兩個，私自賺了我多少銀子！我正要去尋他，他今日發跡，定要分他一半。他若不肯分時，只說他的銀子是我們家的，也拿去入官。」虞寶玉再三苦勸，田公子不肯依從，竟帶了可郎，到仇鬍子家來，恰好翟有志也在那裡，大家相會了。仇翟兩個，此時狠糾糾，氣昂昂，儼然做作出富翁之態，全不似從前做幫閒蔑片的時候了。田公子道：「你們兩個，前日在揚，為何不別我一聲就私自回來了？」仇翟二人齊聲道：「我們各人有事，那裡得功夫常在那裡。」田公子道：「你兩人都發了財，虧了何人？」仇翟二人道：「虧了自己。難道是那個送與我們的麼？」田公子道：「雖然不是送的，也是賺的。」仇翟二人道：「賺的是那一個的？」田公子道：「不是我花費許多銀子，你們的銀子從那裡來的？」仇翟二人道：「你這人好笑，你花銀子，是花在小官和女人身上，與我們何干！我們兩個人，陪了工夫，還不見情麼？」田公子道：「你這兩個，好沒良心，自從在萬花園起，到揚州回來止，也不知用我多多少少銀子，如今便推一個乾淨。如今也不與你們多講，好好把銀子每人送三千兩與我便罷了，若不肯送我，只怕當官去出首了，還要籍沒了去的。」仇翟二人道：「你家父親犯了罪，籍沒家產，怎麼說我們的家產，也要籍沒了去，難道我們也犯了罪了？我不怕你，你就去首來。」田公子道：「好個忘恩負義的小人，你賺了我的銀子，便登時翻轉面皮來，這般兇惡！我就去出首了，看你這兩個人逃到那裡去。」說罷，忿恨而出。遂帶了可郎回家，對虞寶玉道：「可恨這兩個沒良心的狗才，除不分銀子，反與我搶白了一場，我如今定要去出首他。」虞寶玉道：「銀子一到了別人家裡，要去分用，這是萬萬不能的事。你此去，是自家何氣，就是出首了，把他的家私籍沒入官，也是兩敗俱傷，於你何益？我勸你不如收拾了妄想，打起精神來，奮志功名，叫做書中自有黃金屋，何愁不富貴。若是與這班小人較量，自己的品行先不好看，不如中止了的為是。」田公子是個直人，一團怒意被虞寶玉從從容容的，三言兩語，說得冰冷，便把出首的事，丟下不題。

且說仇人九、翟有志兩個，本是個惡毒小人，聽了田公子這一番言語，以為一定去出首了，因大家商議道：「我們兩個，今日與他爭鬧這一場，他若竟去出首，我們怎麼處？」翟有志道：「仇哥，不要怕他，我今有一個算計在此，叫做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常言說得好，說殺人須見血，先下手為強。如今小田雖然說要去出首，未必就去，依我見識，倒有個算計在此。」仇鬍子道：「好兄弟，你有甚麼妙計？」翟有志道：「前日閻文兒那廝，明明是藥死的，他母親只認做病死的，所以不去吵鬧。我們如今何不送一個信兒與他母親，只說是雞奸致死，叫他去府裡告了田家。他如今無錢無勢，我們拼著幫貼他幾兩銀子，定要把小田問了抵償，豈不是斬草除根之計。」仇鬍子拍手道：「好計，好計！事不宜遲，我和你如今便到閻文兒母親家去。」

於是二人即便到閻文兒的母親家來，文兒母親接著，說道：「二位叔叔何來？自從我家文兒沒了，諸位叔叔都不來了。」仇翟二人道：「正是，少看老親娘得緊。可惜文官好一位小官人，就屈死了。」閻文兒母親驚道：「二位叔叔說話蹊蹺，前日田公子差人來說，我家文官猛然病死的，又送一百兩銀子與我養老。今日二位叔叔怎麼說屈死了，定要還我一個明白。」仇翟二人道：「你家文官，若是好好病死的，他為何肯把銀子與你？我老實對你說了罷，你家文官是田公子藥死的。」閻文兒母親道：「我家兒子與他無冤無仇，他為何藥死了我兒子？」仇翟二人道：「他到了揚州，接了許多妓女，便不理你家文官了。你家文官見不理他，每日自己惱悶，哭著對我們講說想起母親，要回來。那一夜田公子忽然叫他去陪伴他的家人可郎睡覺，你家文官不肯。他主僕兩個見雞奸不從，把你家文官將藥酒灌死，故意抬到文官自己牀上，只說是病死。入棺的時節，我們看見滿面青紫，七孔流血，真正可憐得緊。」閻文兒的母親聽見這番說話，就親兒親肉的哭將起來，說道：「罷了，我把老命交付與他，到他家要人去！」仇翟二人道：「老親娘，你且不要哭，你要與文官伸冤，寫起狀兒來，我們替你作干證，到府裡去告了他主僕二人，說他把你兒子雞奸致死。那時我們兩個，當官說出真情，問了他的抵償，就可以報仇了。我們兩個是生來的好人，見了不平的事，不由人不氣。你若沒有銀子使用，待我們借幾兩與你何如？」閻文兒母親聽了這話，說道：「好叔叔，難得你這樣好人，我就煩叔叔去尋個人寫狀紙兒，就去喊狀。」仇翟二人道：「這個不難，都在我兩個身上。」

於是二人同了閻文兒的母親，到杭州府門前，尋了個寫狀的，把狀子寫了，候府官坐堂，閻文兒的母親跪在丹墀之下，高聲喊道：「人命關天，求老爺救命！」那杭州府見是人命重情，即時把狀子接了上去，當堂准了，批了日期，登時差人拿被告回話。

仇翟二人見差人拿被告，就送差人□兩銀子，囑他即時拿來。差人受了賄，笑嘻嘻說道：「曉得，曉得。」果然官票如雷，立時把田公子、可郎拿到。府官見人犯齊了，抬過聽審牌，喚一千人犯聽審。府官先逐一點名，先把閻文兒的母親叫上去，問了情節，方叫田月生，問道：「你為何把閻文兒藥死呢？」田月生道：「閻文兒是病死的，生員並不曾藥死他。」府官叫干證上去。仇翟二人上堂跪下。府官道：「你兩人既做干證，你知道田月生為甚麼事藥死閻文兒的，可從實說來。」仇翟二人道：「是他主僕二人雞奸致死的。」

府官又問田月生道：「你主僕二人雞奸致死人命，怎麼還敢在本府面前抵賴麼？夾起來！」兩邊衙役都是仇翟兩個買囑了的，聽得叫夾，連忙取兩副夾棍過來，田月生道：「我也是一個宦家子弟，那裡受這樣夾棍，你不必夾，我招承了藥死的罷了。」可郎見主人招了，也說道：「是藥死的。」府官道：「既招了，不必夾他，上堂畫招。」主僕二人畫招，發在牢中監禁。府官加勘通詳，把主僕二人問了抵償。仇翟二人滿懷得意，閻文兒的母親千恩萬謝，把他二人當做好人。

再說虞寶玉聞知此事，自己親自入牢送飯，田公子道：「這件事，分明是仇翟兩個捏害我的，我當初不聽你的言語，致有今日。罷，罷，罷！我父母分離在萬里之外，今我性命不保，只苦了賢妻青年無靠了。」夫妻抱頭大哭，可郎也在旁邊大哭。虞寶玉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不必憂心，皇天有眼，自有救拔。」二人相顧，不忍分離，當不得禁子催促，虞寶玉只得回家，每日啼哭不住。未知田公子主僕二人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顧天飛評曰：或有問予者云：「田月生昔因財而破家，今又因財而取禍，財乃害人之物乎？」予應之曰：「非也。財豈害人之物，只因眼睛裡不認得人。」